

續三玉外記

三

庫	文	閣	內
一五〇函	八七三二	和	書
一〇架	三冊	類	

				和書門
	八	七	三	
三	一	八	三	
	一	六	二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8732
冊數	3 ( 3 )
函號	150 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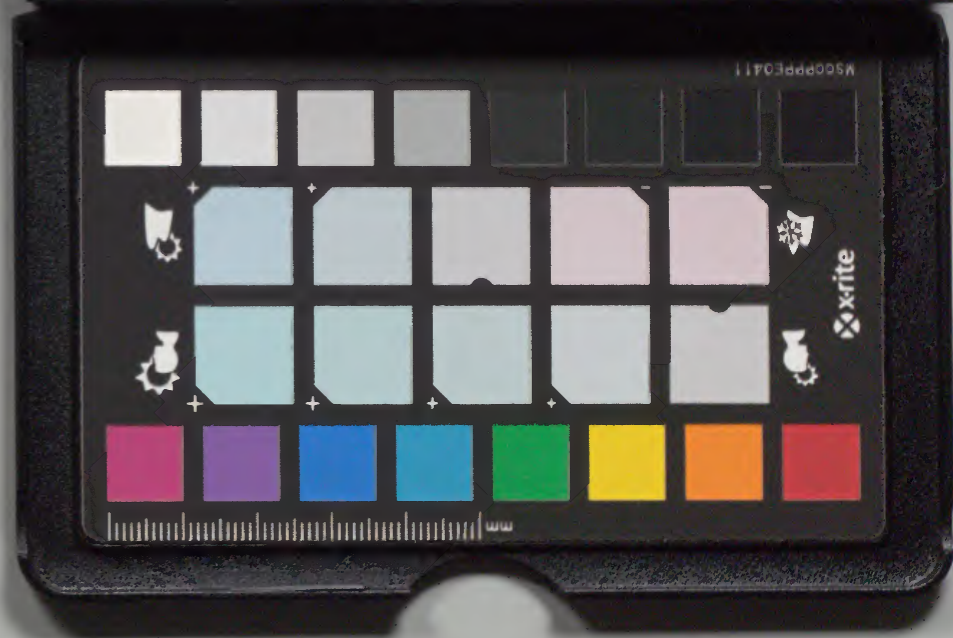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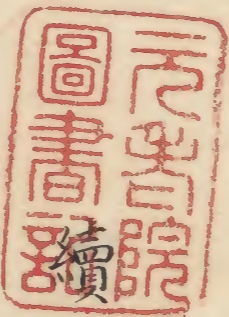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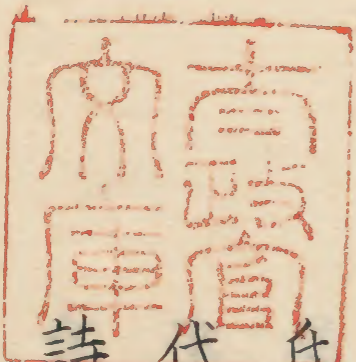






三王外記卷之三  
浚王記

浚王者，惇王之長子也。名家治，母梅溪氏。元文二年五月庚戌生，西城。幼名竹千代。惇王即位，立為太子。幼而穎悟，能誦詩、書、學、書、劍，皆能之。其嬉戲常弄風箏、風疾，絕其索，則有愛之色。人或詆之曰：「太子生節儉之世，習與性成。昔者章王之幼也，好風箏，既乘風，則故斷其索，以為樂可。」





謂有臨四海之量矣而今太子幼而愛惜  
區々之玩物是人主之度乎他日太子謂  
左右曰疾風則勿弄風箏也余非愛之也  
若墜之街中則市人必舍其業奉之赴尹  
府夫以余嬉戲使人舍業曠日無乃不可  
乎聞者稱其夙慧嚮詆者聞之心中竊愧  
寶曆四年甲戌十二月 悼王為太子娶  
閑院親王之女五十公主六年丙子七月  
丁亥公主生女名千代十一月丙戌將使

謁山王祠未明馬門外林祭酒宅失火西  
北風急延燒數里及築洲而熄是以不果  
行時人曰翁主必不壽矣將拜祠火祭不  
果是天豫示弗祥也及明年夏果夭  
寶曆十年庚辰夏五月 王即位立五十  
公主為后 王謂列相曰余始臨位卿等  
皆前朝之補佐朝夕納誨以輔余余德有  
闕必輔之正之莫少假也議者聞之以為  
太平可立致



九月 天皇使柝原廣橋兩相來賜  
王命

十一年辛巳二月列相佐倉戾正亮薨正  
亮實不死於是有所隱慝若發覺則罪不可  
測故以薨告欲以免于死後有見其微服  
過市中者云世子正順立尚弱老臣用事  
正亮為首相擅權數年世惡之凡諸戾皆  
置行人以使奉行 王政共其職貢列相  
不置之佐倉戾新立更置行人宴其同盟

之行人於其邸諸行人偃蹇不遜傍若無  
人戾使人遺者核於宴席客或偽醉者蹴  
而覆之是貶 國家將營繕日光山陵寢  
佐倉太夫謀曰我取怨多衆怒如水火焉  
不可為謀不如請助日光山之工役自散  
其貲實也則憾有所歸皆以為然且曰捐  
二萬金則可濟也既而其費過十萬先戾  
所蓄五萬其半則稱貸而益之貲半大愆于素  
悔之無益

恐脫謀字



重好從三位  
中納言宮內  
卿

或曰原本  
有養色之  
三字作媼  
婦也之三  
字

十二年壬午給王子重好廩米十萬苞為  
關內侯賜邸於清水門內王子則 惇王  
之庶子三浦氏之出也十月妃津田氏生  
王子名家基后以為己子立為太子津田  
氏名千尾頗有養色善絃歌其父貧賤每  
使為士人之遊山野者賞會朝臣津田信  
之之父千尾族父也憐之取以為子而使  
事後宮 王見而悅之因幸之遂生太子  
信之亦因茲得遷為給事中明和八年八

月戊子后閑院氏殂津田氏專竈安永三  
年立為夫人  
十三年癸未筑前侯繼高之世子重政卒  
十二月詔以王子宗尹第二子為其嗣子  
賜名治之  
十四年甲申春朝鮮主遣使賀即位享之  
禮終使者還至大阪城四月甲午對馬譯  
士鈴木傳藏殺朝鮮都訓導崔天宗於客  
舍而亡乙巳執之攝州小濱大阪苗守忍



侯正允遣伴使岸和田侯長住駟告東都  
乃使監察御史曲淵景衡往大坂按察之  
繫傳藏於獄而請位於韓客五月癸丑誅  
傳藏於木津川口月正島韓客三人臨焉  
丁巳信使解纜於大坂而立初傳藏與崔  
天宗相惡天宗嘗鞭傳藏因怒及此難頗  
猶有微意矣然不可知是歲改元明和  
王立竈給事中田沼意次踰于前朝累增  
秩為万石與相良邑賜爵列侯以給事中

兼大理意次巧慧習事能得人主意王  
之為太子也河越侯涼朝為太傅及登大  
位為列相故事百官視列相於朝者皆瞽  
首俯伏過之田沼意次嘗視河越侯於朝  
趨而過之不拜揖之河越侯召其同僚咎  
意次不敬意次仰之王效前朝之弊不  
日視朝奏事者常因給事中以聞貶意次  
有竈河越侯畏逸稱病明和改元春頻求  
罷王素愛之而不得已許之既而河越侯



謂人曰寡人不咎意次不敬則恐終以為常也若以為常則我使相威不立也寡人一世也宰相百世也豈畏嬖人而使相威不立乎於是固請罷其明年復為太子太傅在位三年又稱病請罷尋致仕蓋疾欲乞罷意次不可故不得已乞已罷風之王不愾而終為意次所誤可勝惜哉明和二年乙酉造方銀文曰五匁以三換一方金民不甚便既而又更以純銀造方銀

以八片換小板一金与文金銀並行安永改元始行猷王之時鑄寬永通寶錢自是治鑄相繼然比始所鑄較薄小至享保之末鑄鐵錢製作粗惡文宗昏昧宗乎以後不復鑄銅錢而鉄亦大半雜鉛砂故隨手破碎或為火災所焚或沒水中至明和之初海内見行錢最鮮矣是以錢貴極一方金直子于戴能千五年百戊子命更鑄黃錢文尚用寬永通寶背



文波浪、其質類火漆錢稍粗徑一寸重可  
一錢五分、一当小錢之四、与旧并行、歲鑄  
之數百萬緡、由是錢稍賤、及安永天明之  
間、一方金直千恐有脫字五六百、於是錢賤物貴、  
明和三年丙戌、有上變事、告処士山縣大  
二藤井右門謀不軌、其黨与數百人、散在  
四方、小幡侯信邦與知之、初大戴以善兵  
聞、從之受業者衆矣、小幡老臣吉田玄番  
津田頼母相友善、既而藤井右門至自甲

州客于大戴所、右門善劔、學業者益衆、日  
講武論兵、右門与竹内正菴善、正菴者  
悖王之世、接于平安公卿之間、勸之武事  
者、即式部變名也、於是拘小幡侯及大行  
人織田信榮於其宗族、織田信旧邸執大  
戴、右門以下其渠魁而繫之、獄數鞠問之  
無明證、而独可疑者、評圖東都、王城以  
是講習攻城之術、是為犯大禁、云明年八  
月、獄成、梟首藤井右門、山縣大戴於鈴原



定信後越中守執  
大政老馬後号

加木馬流竹内正菴收小幡侯信邦封上  
及居邸廢之立其子信淳既而賜諸奥羽  
中二万石之地秩如故無城之地也削織  
田信榮官而立其子流訐者三人以其無  
明證而謾告大事之罪也其餘連坐者尚  
衆矣

五年戊子十月使田安侯之弟二子豐丸  
為南松山侯定靜養子更名定国既而使  
其弟三子為白河侯定邦嗣子更名定信

八年辛卯六月王子宗武薨世子治察繼  
立四年而薨無子以其大夫人在故弗廢  
其邸又弗除其俸諸臣皆如故奉事大夫  
人及天明六年丙午正月大夫人薨尚不  
廢其邸

九年壬辰十一月丙辰改元安永  
王欲從古事謁日光山陵寢明和六年朝  
諸侯戒其期既而八年秋后殂九年春驪  
山下大圓寺失火南風急延燒數里遂及



城中列相參政諸侯之邸第悉焚都城雖  
無恙街衢第宅所餘三之一是以弗果行  
及安永五年丙申四月竟行甲寅奔駕戊  
午謁陵寢壬戌至自日光山列相館林侯  
武元高崎侯輝高濱田侯康福相良侯意  
次參政上田侯忠順水野忠友從馬姬路  
侯忠以南松山侯定靜殿列相安中侯勝  
清居守其儀皆如享保中之儀唯減諸侯  
從者及兵伏依乎旧三之一耳

王竈田沼意次日甚明和四年七月益秩  
為二万石侍中賜黃金若干城相良居焉  
六年巳丑八月益秩五千石爵比列相九  
年壬辰正月又益秩五千石為相尚攝內  
侍并故所食三万石權傾中外安永六年  
丁酉又益秩七千石時館林侯首相其為  
人方正嚴毅固守旧章有人謂曰君封多  
惡田易之以善地無益邑之号而有入多  
之實君為相數十年王亦以其前朝之



功臣敬重君異乎他相若請之必報矣盍  
早凶之矣正色曰夫館林之地昔在憲  
王奄潛時藩屏于此吾祖清武以從宗室  
之後封于此及寡人之世一旦虽移封而  
無幾復封則抑有以也縱有詔寡人將辭  
之豈地之肥磽足論乎其人愧而退意次  
是以憚之及益秩之命下將辭之武元曰  
子秩未及五萬德廟嘗有命曰秩不盈  
五万石者或因其積勞可益邑也且王

命一出弗受不恭莫大焉借使殿下過賜  
之子以正議辭之彰君之過於天下而  
独潔其身弗若受之也意次感慨淚下曰  
受君之賜也意次之父意行嘗仕于紀既  
而從德王入繼大位為朝士遷給事中  
意次幼而為悖王之郎中遂擢給事中  
今王即位亦有竈累迁至與政而猶不  
饜欲行媚于内竈固竊求津田夫人所錢  
之辟乎女為已妾時々使如後宮候夫人其至



也侍女及婢妾皆有贈遺既而其弟田沼  
意誠自番即遷為一橋相實不次之迂也  
是敗一橋之王子宗尹既薨也子治濟立  
意誠卒其子意致自監察御史擢繼父之  
職且其親族姻婭悉為顯官給事中水野  
忠友松本侯正直之胄也松本因除更賜  
其子正周七千石之邑相繼至忠友欲得  
封侯而祖先之耻厚賄意次且養其弟  
二子為己嗣名忠德於是為參政賜爵列

侯益秩為万石無何侍中封於沼津意次  
又為其孫龍助聘懸河侯資愛之女既而  
次愛亦自大常迂為參政繇是列相以下  
百官皆無不求媚於意次独館林侯方正  
王亦敬重之不名常稱西城叟以其邸  
在西城  
也下故終其也意次未敢專安永八年己亥  
七月館林侯武元薨意次自是無復忌憚  
王亦以政事委意次百僚皆敬事意次  
事無大小因意次自決時高峰侯輝高代



館林侯為政濱田侯康福為次相皆充位而已

初相良侯欲其子為謁者謂館林侯曰君為相最久矣世子宜就職也館林侯辭曰吾兒尚弱且舍諸侯長者以人子充職則衆皆失望矣如是誰不解體於是意次不得遂其意及館林侯薨相良世子意次為謁者尋為參政

熊本侯之醫有池原雲伯者汎治四方病

者人以為良醫其為人奸佞多狡教一朝致為臣而去在江都市中業醫深結相良嬖臣伺其動靜能稱其旨因得準官醫朝見相良侯將之王亦以為良醫遂賜歲俸二百苞為侍醫太子嘗疾雲伯曰夫人必有所壅闕沈底而后生疾治之莫若遊行而節宜其氣也於是太子驟遊于原野安永八年二月丙子放鷹放驪山其將出也色如土雲伯及左右強之果塗而疾病



既還大漸其明丁丑薨及巳卯癸喪三月  
甲辰葬寬永寺謚孝恭  
太子大傳忍侯正允免安永九年庚子六  
月列相安中侯勝清朝而疾作遂不起勝  
清 德王之季年為參政 惇王之時為  
太子侍中及 今王即位為列相出入禁  
闈都四十有餘年以其老功之臣相良侯  
忌之是年春勸 王使勝清從田勝清受  
命謂其人曰老而從田獵則大疲勞體不

得不疾意次巳亡館林侯又欲亡寡人乎  
是年果薨往年正月命館林侯從田既還  
無幾脹及七月薨故安中侯之言如此時  
忍侯患脹卧蓐數十日聞安中侯薨欲代  
之曰寡人祖考世為相及寡人世弗得則  
異日何顏見祖宗於地下朝得之夕死可  
矣於是賄相良侯數百金相良侯私請之  
而忍侯脹日漸因服浮劑下利強除脹而  
朝是月即為<sup>相</sup>五閱月而薨明年辛丑春



世子正敏立年五十三曰我老矣非超進則不得至相於是深樹善於相良侯重賂之故是年為謁者先是館林侯武寬襲封踰期年然後為謁者議者以為其先侯為相三十年武寬以其嗣速就職既而忍侯正敏襲封僅數月為謁者於是人知其非父之勞也忍侯別邸在稻荷渠其隣則相良侯之別邸也意次嘗欲廣其邸忍侯知之既而稻荷渠火延燒二邸忍侯因欲贈

其邸墟於相良侯法不得私贈之乃与相良臣用事者謀輸其邸墟於官府王果賜之相良侯相良<sup>侯</sup>不出一金而益其邸大德之十二月忍侯進爵四品故事列相之嗣及年五十則為四品忍侯既已過五十進爵固其所也不知者以為相良侯之所為也忍侯尚賂相良侯是年改元天明及四年甲辰遂得為大坂城畱守相良侯既益別邸地新築宮窮極華靡因將請夫



人津田氏享之与苍伯某謀對曰是豈不可者某当与同僚議而後反命也退語依田政次政次不肯事遂寢相良侯恚之自是政次称疾請罷

高崎侯為首相行事皆因相良侯决天明元年辛丑上毛豐民有請摧本国及武藏所織之絹而征之者七月評之四方高賈不便将不行踰月除此法縫匠後藤某乞已出西国糴糶之符厚賂高崎侯乃命

諸侯及高賈行此法諸侯不可欲閉糴及九月高崎侯薨江都仰西南粟歲数百万若皆閉之糴每将如凶年四月甲辰冬列相議罷此法高崎侯為政僅三年某所令皆不可行者以是為天下笑初館林侯之為政也有上征賦之法者受之弗報時朝廷有上富國家之策者虽害于世者其勢不得禁之故侯一切藏之久之擇弗害於民者一二而許之若少者害者聚其



牘而封之及他年悉焚之故也無知其德者館林侯薨無何高崎侯益秩万石并故所食八万石夫館林侯為相三十有餘年而益秩僅七千石高崎侯為相至此二十有餘年而益秩万石是實厚賂相良侯所得而非以勞所得也高崎侯既薨濱田侯為首相沼津侯忠友以侍中攝計相初濱田侯求為列相而以其世因于濱田辟邊故不得就職乃賂有勢者移封於古河而

為太常既而遷大坂城畱守卒入為相而移封圀崎然不如濱田之沃土明和六年養其支族分為朝士者以為子更名康定康定前田氏之子而為濱田支族其之嗣者也又以某女妻相良世子意知因深結驩而得封濱田使世子康定就封攝邊鎮既為首相又欲益邑更賂相良侯遂得益秩万石故高崎侯濱田侯為首相並為相良侯所輕蔑君子曰濱田侯欲居貴瞻瞻半



之地專私求之舍祖先之封土及職掌而  
得之濱田富饒而古河瘠土也故移封於  
岡崎猶不如濱田因養他姓子絕祀而後  
復封於濱田凡所為皆營私之事人輕蔑  
之不亦宜乎  
王性好画画工榮川典信其子養川惟信  
及永德高信日侍側王亦善画既而以  
典信父子比官医之爵画工之貴自是始  
也意次嘗以為今上当使無聞年豐世

之災變且無使之誦書親近儒生見前代  
興亡今殿下幸好畫常以是消日使無  
暇及他若聞世之災變眩之盛衰心知憂  
懼則吾倚自失權矣是以使左右近侍無  
言世間大小之事若有言者中之以危法  
出之為外官少府郎山村良旺好讀書嘗  
白王曰世有參河後風土記者詳記  
神祖創業之始未殿下見之乎王曰  
未知於是良旺懷之時々誦之前王每



聽之朝服正色拱手而聽曰不囚世有如  
此又書相良侯聞之俄出之自是郎中皆  
懼意次莫敢言故王以為四海無事年  
無凶饑世無災變先是諸州稅使多聚斂  
倍克兆民苦之飛彈百姓結為黨圍稅使  
大原某之府脅之因告急東都乃命近國  
諸侯鎮撫之既而黨与悉解散其侘百姓  
犯有司者徃々有之王皆不知之  
王之世諸侯以下益邑者不多列相則館

林侯武元原秩五万四千石增七千石高  
崎侯輝高原秩七万二千石增一万石濱  
田侯康福<sup>原</sup>秩五万石餘增一万石安中  
侯勝清原秩二万五千石增五千石田沼  
意次起家列侯累增秩至五万七千石水  
野忠友原秩七千石封侯增二万三千石  
給事中則稻葉正明原秩七千石累增秩  
至一万三千石賜爵列侯其它僅益之者  
左右郎中及度支計吏等十数人耳



王二男二女太子家基津田夫人之出他  
妃生一男生二年夭后生二女一曰千代  
夭一曰萬步生十三年薨後後宮無復產  
子安永四年養田安先公宗武之女種而  
子之天明元年閏五月庚申立一橋王孫  
治濟之子豐千代為儲戴更名家齊王  
有弟清水宮之王子重好也宜立而無慧  
也相良侯歡王立豐千代其意蓋謂  
王万歲之後已為丞相以擅政於是迂一

橋相田沼意致為太子給事中以為已輔  
翼意致原秩八百石至此新為二千石并  
官田五千石

三年癸卯七月淺間山火自谷信以南毛  
武二州兩灰砂三四日沙土積深者平地  
尺餘晦冥晝暗人家皆燃燈作事殆絕行  
人若行者張傘戴笠火之谷也谷有声如雷  
霆火焰如電光其声聞数十里既而其北  
面崩拆泥水暴谷自大篠山至五天乎龍津而



流沒村落林木數千里之間蕩然如洗死者數千刀稻河浮尸蔽水凡田野過沙淤為不毛之地者數千頃既而雲煙不歛關東諸州不見日數月禾稼都不登大饑市中米每四斗直小板一金與羽最甚仙臺津輕封內道葶相望獨在內掌每郡縣置倉廩貯三年之食故士民並得不餓實寶永以來之災也是年十月震<sup>雷</sup>大坂城門焚其隤隤有司命諸侯乃郡交吊王室議

特莊內知治體可謂有保赤子心者

者曰我王為民父母而視數千人死恬不為意大坂城非王城而僅值災則使諸侯吊焉可謂冠屨失所矣相良侯來欲無厭賄賂厚者皆得所欲故諸侯以下太夫士府吏胥徒及高工有所求者傾產贈之所贈不啻侯其臣用事者皆富累巨万天下知有相良侯而不知有王百官有司無不懼矣相良君臣雖有茲如山執法御史弗敢治諸侯如有不求



官達者相良侯故誥之其先或為時進或  
為列相參政者則使人謂之曰君為功臣  
之後不日必為先君之職矣豈弗願之乎  
於是無不少動心既而又使左右心腹之  
臣密誥已推轂之狀於是不得不賂是以  
諸侯日貧相良侯日富  
相良世子既為參政不可父子同宮天明  
四年春補繕築州別邸使世子居焉三月  
己卯新衛郎佐野政言殺意知於朝參政

懸河侯資愛米倉昌晴與退而不救之諸  
直即將執之米倉昌晴号之使守闔門既  
而都御史松平忠卿趨至執佐野政言而  
繫之獄相良侯怨資愛昌晴不救之秘其  
死其明日朝與列相議罪人王聞之曰  
意次今日猶朝乎相良侯聞之遽退至四  
月癸喪於是賜政言死賞松平忠卿益秩  
二百石監察御史二人坐不捕之免既而  
米倉昌晴為太子少傅尋卒懸河侯懼使



巧言者辭謝相良侯厚贈解說之因茲得  
脫  
是年五月召京兆大尹笠間侯負長於東  
都其至也相良侯先使人謂之曰君之為  
相未可知也或將傳於西城笠間侯乃重  
賭相良侯求為相相良侯又使人謂大傅  
壬生侯曰朝廷召笠間侯將為相然思君  
數年之勞殿下之意未決若速行貨於  
內則得相在一日二日中敢告壬生侯曰

謹諾而私其人曰是將使寡人重賂也虽  
然寡人既在相位亦何求卒弗賂笠間侯  
果為相

十一月乙卯彥根侯直幸為丞相德王  
以來闕之不置凡丞相爵在列相之上  
國家之政無巨細皆決于<sub>已</sub>彥根侯賂相  
良侯以數千金求之以故其職掌不從國  
政但與聞政事而已故名丞相而實均參  
政其與相良侯行則不敢並行雁行媚其

彥根而猶不免行  
重賂天明初登見也



意時人嗤之初相良侯欲以其女妻列侯  
井伊直朗直朗者彦根侯之宗族而閱閱  
之冒也以故忌其門地之卑賤從之則為  
瀆祖廟不從則懼讒譏之口君臣不能決  
問彦根侯侯曰是何難世之置妾者不論  
其種族苟以妾為妻之心妻之虽士庶之  
女可也况相良侯乎直朗意乃決當時聞  
之者稱彦根侯之大器既而直朗為參政  
彦根侯亦由是得為丞相於是世始知其

專利人也

相良侯竊欲得大坂城使其太夫井上良  
矩私往觀其形勢其奈東都諸侯皆使使  
者郊勞盃棹盈逆旅車馬塞馭路殆繼往  
來所過都邑悉郊勞既至大城坂時忍侯  
為畱守郊勞贈賄享宴之礼尽備且延之  
城中使之縱觀其宮闕

大坂天下之大都會也大高豪富之所輻  
湊諸侯有用不足則遣計吏稱貸焉迨日



不償者衆矣豪富懲之弗貸於是賤滯不流  
通諸侯愈益窮天明五年乙巳相良侯命  
大坂尹佐野政親使衆豪出數萬金以其  
所出之金囑附於其主使諸侯各就其主  
貸之且使豪輸其所獲于諸侯之息七分  
一於官蓋或勸相良侯使行之以為是豪  
貸諸侯一也但如此則假王命以貸焉諸  
侯不得不償且官府亦得貲實甚得策矣  
衆豪則以為虽有王命諸侯尚不償則必

亡毋貲而我則不得不輸于官也是名  
為諸侯實取吾儕之貨於官府之術也不  
如不貸諸諸侯而務市賈以其贏餘輸官  
府之為愈也明年丙午六月又令諸國主  
祠主僧及農工商限五年每春出金銀而  
輸官府以是將貸諸侯名曰融通金其額  
每曰十頃出銀二十五錢屢肆每六尺出  
銀三錢既過五年而後官償之因命江都  
尹收都下屢肆諸國屬其君王官之邑屬

其害甚於青苗錢



其稅使收之癸卯凶荒以降農民悉窮逋  
租者甚衆諸稅使同憂之尚且有此命知  
益不可收諸國用事者亦病之都下白日  
轉相告語無不頻頷矣

天明改元之後天災萑至二年壬寅七月  
關東地動小田原尤甚敗人家若干三年  
癸卯淺間山災且大饑途有餓莩六年丙  
午正月至二月江都教大火疾風日起火  
癸必延迨教里都人士皆者坐芒刺官命

街衢警夜甚嚴都下四達之道權為閤門  
及夜闔之不許謾往來有行人則擊柝迎  
之諸侯邸弟各自命其臣于板通夜不絕  
非有急故則皆不出門故道路少行人五  
月至六月霖雨過三伏不識暑皆袷衣若  
絮衣或小暑至而終不至汗翻漿七月甲  
寅至戊午驟大雨丘陵崩者教處利根河  
洋溢漲教大許踰大堤而入陸堤決教十  
處下總上毛武藏悉為巨浸矣下總閑宿



尤甚水入城有死者既而大水隨流而下  
汎濫于江都沒本所人家溺死數萬人  
王親登城樓遙望見水沒屋而哀之下樓  
召列相命捐數百金而周之列相退譏相  
良侯曰浸水之禍不如火災之甚也罹火  
者尚不賜金乃矯命貸之金以十月收之  
衆得之曰今者用之至十月收之則其所  
貸不過三月及期若不得償則及得罪矣  
不如今不用而全封還呈也

六年丙午八月王有疾衆醫百計不驗  
相良侯進日向陶菴若林啟順二醫二醫  
嘗因相良侯得朝見者也丁亥召之診脉  
庚寅命啟順獻藥此日賜二醫俸米為侍  
醫會王飲其藥嘔吐怒黜二醫并惡相  
良侯初相良侯欲采金於芳山之欲埋下  
總印幡沼開墾並既載事其他有獻苟利  
國家之策者皆容之故江都尹總計官以  
下爭獻富國家之策販油鬻紙者皆往



之是民生日用之物其價倍蓰旧自淺間山之禍以來菜蔬不滋殖其價增貴又征賣金幣者以数万金凡賣幣者並受權衡於街長不得私造之至此衆高憂征收權衡者丁三四宝曆明和之間米價賤由是酒價亦賤其薄者斗酒直四五錢癸卯凶饑而來酒價稍貴今年詔使諸州酒家減釀本酒家皆賂吏独減公釀私釀如旧而以是為口實償愈貴斗酒直二十五六錢

其醇者三十錢至五十錢故高賈益貨殖士民愈究王皆不知及其始疑相良疾近侍悉告之王赫怒立下詔罷采金埋沼及融通金之令初意次聞王疾大漸欲入侍側若晏駕則矯命不與已者悉貶黜以大張威福近侍知之阻而弗內欲強入近侍某起色曰公不聽我則方命也時近侍比周謀利刺乎意次心知其有非常懼而退自是称疾不朝癸巳列相使人



風諭之因請罷戊戌許之此日給事中稻  
葉正明罷且削其秩三千石收日向若林  
二医俸為庶人二医解褐僅九日而罷  
人笑之或言庚寅王飲啟順之藥瞑眩  
壬辰殂左右給事中与列相議秘王喪  
癸巳矯命禁意次朝見乙未罷融通金等  
之事丙申風之使諸罷丁酉上表戊戌許  
之則意次之貶黜非王意也而世無知  
其是非者時尾紀滄三公与列相議決事

既而列相以下為意次之姻姪者並絕婚  
断好沼津侯忠友歸其世子忠德而絕交  
人訕之曰沼津侯阿附意次興家立身及  
其得罪也歸其子而見非其黨人情之輕  
薄一至于此乎

九月戊申癸王喪十月庚戌葬寬永寺

野史氏曰浚王幼而穎悟既即位教

年天下莫復非者蓋館林侯受

德廟之遺詔弥縫之王亦任之而不疑



甚矣大臣惑君也  
為君于人者不可以不讀  
書也

也季年則任用田沼意次賄賂並行及  
旧功之大臣尋沒意次無復忌憚矣拳  
同排異與利之臣繼踵而起徃々行新  
法天下多事百姓苦之遂流毒於後裔  
王固仁愛志有餘而為意次所蔽  
不得使其沃加於民謗讟大興王常  
在深官不知之以為四海無事臨其終  
少悔悟虽欲悔之弗及豈弗惜哉  
續三王外記卷之三終

浚王紀附錄

太子家齊既即位閏十月乙巳削相良侯  
秩二万石收居邸丁未移居築洲別邸市  
人皆惡之猶怨其罰不足途或有以瓦礫  
擲之者此日貶司農松本秀持削秩之半  
為游手蓋以意次之黨也秀持秩五百石  
給食二千五百石并三千石一朝僅為二  
百五十石云

天明七年丁未三月太常福山侯正倫為



列相

四月大坂城畱守忍侯正敏薨大常佐倉  
侯正順代之忍侯一阿附相良侯欲不久  
而入為相既而相良侯眩黜且世變風移  
賄賂不行又無由為相遂生疾不起  
從往年米價踊貴至今年五月貴極精米  
每二斗直小板一金自是無常價或一斗  
八九升或一斗五六升直小板一金而都  
下無見米都人皆糶豆麥而食之吏失救

恤都下寇大起白晝至穀肆毀戶牖衝入  
蹂躪米穀及賊用南芝里北至淺草里無  
所不至矣於是命吏嚴逐捕賊黨而倉  
廩賑救窮民既而都下穀肆皆閉戶不販  
市人之日買米甕殮者無由得食大窮六  
月命關東稅使伊奈忠尊救餓者忠尊乃  
差吏於諸及募求蓋積日詣都下賈人使  
出其所秘藏之米而悉買之以貸市人市  
人由此得不餓



江都尹曲淵景漸罷石河政武代之政武  
為人廉有不畏彊禦昔者為京兆小尹以  
忤相良侯罷者也先是其所屬之士卒皆  
受賕政武為尹欲除旧弊逐茲吏二三人  
其餘嚴戒之自是衆吏競事清廉市人大  
悅  
六月庚戌詔以一橋王孫治濟之弟二子  
愛亟為田安王子之後諸巨始安  
乙卯白河侯定信為相殊命位在他相上

侯則故田安王子宗武之弟三子而為白  
河侯定邦嗣者也為人好學勤省奢靡自  
奉儉薄食不重味常衣縕袍年三十有餘  
其才大超衆嘗曰書稱民可近不可下民  
惟邦本固邦寧有國者不事斯語則安  
能為君因著國本論具述民庶之疾苦稼  
穡之艱難及古今利世安民之要與大垣  
侯氏教故列相館林侯武元弟子本多忠籌  
加納久周友善皆寡嗜欲以清廉所稱



十月又削相良侯秩二万七千石收相良  
城即日移稻荷渠别邸易其位使適孫龍  
助繼立於是秩僅為万石  
王之在一橋邸也有阿者大崎者朝夕腹  
育王王及入西城從為監宮有竈田沼  
意次私謀復相位由大崎貨後宮大崎悅  
重賂亟復王王有將復用之心事覺因  
遽罪之且逐大崎後宮恚之比周請免帰  
白河侯曰後宮有請免帰者許之可然而

奉後宮請之是為比黨 國家有法比黨  
者有常刑衆知之而後請之乎宜審問之  
也卷伯以告衆監官衆懼自是不敢言免  
帰

白河侯以英才資求治以為治國家以正  
風俗得人為先於是嚴禁止請侯以下贈  
賄請託一無所聽先奉加納久周為給事  
中踰月以本多忠籌為參政九月亟相彦  
根侯直幸罷八年戊申二月吉田侯信明



為侍中二月郡上侯幸完為參政是月沼  
津侯忠友罷四月濱田侯康福罷先是福  
山侯正倫稱疾未罷吉田侯為列相五月  
本多忠籌為侍中六月京極高久為參政  
於是歷仕前朝者列相則笠間侯貞長  
壬生侯忠意始名忠意孝參政則懸河侯資  
愛岩城侯信明井伊直朗也則與恆和貶  
黜有司貪暴而舉用廉直吏風大化贈遺  
無所受請寄無所聽賞諸侯之惠民用節

儉而罰事奢靡盤樂怠教戒諭諸士講武  
學文教化行兆民晏如也



Text on the right page, appearing as faint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characters are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typic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r Japanese writing.



